

悦读

《海明威精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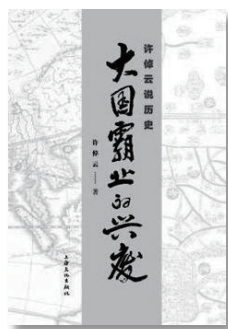
作者: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海明威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954年他凭借作品《老人与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的作品创造过图书销售史上的奇迹,同时又被作为永恒的经典留存下来,其作品的可读性和文学性都非常高。此次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这套《海明威精选集》汇集了海明威最著名、最受认可、最受读者欢迎的四部作品。

《大国霸业的兴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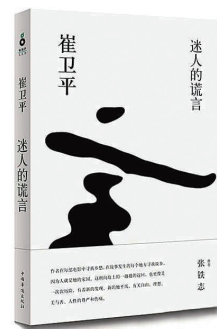
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作者以其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学养,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古今中外大国霸业的成败兴衰之道。中国史部分,从秦汉帝国开始,提纲挈领地分析了中国历代王朝组织架构的分散聚合对其存续的影响,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大脉络;世界史方面,重点分析了罗马帝国的成败因缘,并由此而下将其与近代列强,如荷兰、大英帝国等比较异同,最后反思了今日美国基督教精神丧失的问题。

《迷人的谎言》

作者:崔卫平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迷人的谎言》是为电影而写的随笔集,28篇文章中涉及百余部影片,既有经典老片,也有时下热片,展现了“公知讲电影”的独特魅力。作者从人性、心理、伦理、道德等角度对电影进行深度解读,文章超越了技术层面的评析,论述的主题也更加具有普遍性。作者对电影细腻的感受和精准的行文,已超出传统影评中的技术论与方法论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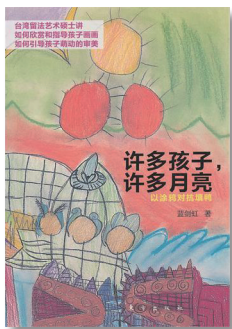
畅销排行

卓越网	文学类
1、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	白落梅 中国华侨出版社
2、妈妈不是我的佣人	韩昌旭 秋德英 徐若英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3、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	陈宇欣 中信出版社
4、虚实之间	芮成钢 长江文艺出版社
5、雅舍谈吃	梁实秋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卓越网	经济管理类
1、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郎咸平 东方出版社
2、超爆魔鬼经济学	斯蒂芬·列维特 斯蒂芬·都伯纳 中信出版社
3、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	吴敬琏 郭树清 秦晖 江苏文艺出版社
4、妙笔生花的秘密:商务写作新规则	纳塔莉·卡纳沃尔 人民邮电出版社
5、富爸爸穷爸爸	罗伯特·清崎 罗伯特·清崎 南海出版公司

卓越网	科普读物类
1、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	托尼·赖斯 商务印书馆
2、史上最强脑力操:让你大开眼界的数学书	安德鲁·杰弗瑞 新世界出版社
3、时间简史	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大海历险记	洪在彻 柳己韵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5、昆虫世界历险记	洪在彻 李泰虎 洪在彻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许多孩子,许多月亮》
作者:蓝剑虹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每个孩子都能透过画笔,发明他自己。孩子所拥有的包容性与可能性,如深邃的海洋充满未知。给他一支画笔,一点启发,他就能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书里的30堂美术课,从开放和探索出发,突破传统教育的方法和思维,在与孩子的实际互动中,得到许多惊奇动人的结果。我们想要理解孩子、理解艺术的企图,都能在本书中得到启发。

徐姓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小说连载

大变局

50

听说赵秉钧知道了应夔丞的死讯死状后,语焉不详地叹说了一句“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一个多月以后,赵秉钧服用一帖中药,半夜腹中莫名其妙地阵阵剧痛,随之上吐下泻。这个时候,赵秉钧伏在儿子的肩上,一阵辛酸,涕泪交流,不久抢救无效,鼻眼流血而死。

洪述祖坚避青岛租界不出。可是一战爆发,德国租界待不下去了。洪述祖潜逃至上海,却被工部局巡捕房侦知逮捕,随而引渡给北洋政府。1919年3月,审理数年之后,北洋政府大理寺终审判决洪述祖死刑。因民国已废除《大清刑律》,不再以斩首处决犯人。其时刚好从英国进口了一架绞刑机,正好就让这个洪述祖来开“洋荤”。因为操作生疏加上洪述祖身軀肥胖,又或许是命该如此,施行绞刑时,绞索竟生生将他的脖子勒断,弄得现场血污狼藉。

正如圣经所说:“谁首先动剑,必死于剑下。”这三个卑劣的人物,再加上那个武士英,最终一个一个地死于非命。可就是这样的小人作乱,却造就了国家的重大变故与灾祸,并且陡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死有余辜不要紧,真正可叹的是,世事无常。

腊月廿这天,叶毓川心里放不下,终于寻到犹太人兄弟开办的老字号“瑞记洋行”去了。虽然说许西亭与他几近反目成仇,可毕竟也是师生一场,就这么被打死了?

门房进去通报时,叶毓川特地关照了一声:“我是他儿子的先生”,免得许老先生当是生客不见。当时因为郑汝成满上海通缉党人,株连甚广,很多亲友,因怕遭受牵累,都谢绝与旧人来往。在玻璃门会客室里,身为“康摆渡”,英语为 comprador 的买办,叶父的目光冷静闪烁,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

“许西亭,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叶父两只手一摊,答称:“啊拉勿晓得呀。伊搭啊拉脱离关系了,报纸上也登过了。”

“原来听讲,是到日本去了。”

叶父便说:“也有人看见,讲伊在制造局外头被打死了。”

叶父仍旧沉默冷静:“当时几百个死人堆里,哪儿去寻尸首呢。”

其实,许西亭没有死。在上海战败以后,他随陈其美、蒋介石跑到浙江,在各处乡下与老家流落了一阵,因浙江总督朱瑞追捕不休,又先后扮成日本人,到宁波搭

船,流亡日本。其时,到日本避难的人很多,大家都是通缉犯,日子艰辛不堪,最大的问题,竟然就是维持生计。一些带着钱的,就躲起来不见了。百般无奈之下,许西亭辗转托人带信给“脱离关系”的家里,让带一点铜钿过去。

于此之前,到许家问询过许西亭事情的还有一个人,周天功。看着这个小兄弟一幅神情恍惚的样子,叶父一时话到嘴边,可是最后还是讲,人大概是被打死了。碰巧他没有讲是在制造局被打死的,不然就穿梆了,因为周天功后来还在宝山炮台揍过他一拳。

那天周天功一路回去,冷风沁骨,蹒跚而行。革命一场,小江北总算尸骨还埋到了坟场里,冬至这天他还赶去烧了一点锡箔,点了一柱香,许西亭许大哥,却连尸骨也没有寻到。

回到竹竿码头街的小五金店,阿菊连忙递给他一个装在信封里的便柬,说是刚刚有人送来,约他这个辰光去宝善街松风阁吃茶讲事情。周天功虽然心上疑惑,不知啥人啥事情,可既然是送柬来请,松风阁品茗,又是沪北十景之一,他也不敢怠慢。怕辰光晚了,连忙叫了一部黄包车。宝善街现在又叫五马路,其实也不是老远。

可是进门上楼,到了松风阁楼上约好的包间,雕花窗棂、红木桌椅间已是悄无一人。问茶信,讲人刚刚出门走了,是一位小姐,已经一个人在这里坐了一会儿了。周天功愣怔片刻,心头猛然一动,然后他“哐哐哐”拔脚冲下楼梯,又“哐哐”冲出门去,两边一看,没有所讲之人,唯见一辆黄包车正往西去了一程。仿佛是有心有所感,周天功没有多想,抬腿就朝它追去。不料这黄包车却忽然加速,而这周天功虽说也是拉过黄包车的,可是几年歇下来,腿脚竟是不行了。不过周天功咬紧牙关,今天死命也要追到这部黄包车!

终于,前头的黄包车像是发觉了什么,忽然在路边慢慢停下来。隔得远远的,周天功也气喘吁吁地停下了脚步,黄包车上慢慢露出一截玄青的夹裙,然后是竖领的翻毛对襟皮袄,站定转过脸来,她正是宁香!

冷风瑟瑟的马路上,两人隔着二十来步,默默对视。

“我叫宁香。”重新在茶馆包间坐下,周天功称她“仇小姐”的时候,她这样说道。茶馆湖上保存完好,大冬天仍旧嫩绿的碧螺春,布下几碟干果,识趣地赶紧掩门退出。

四目相对之下,宁香讲:“没有想到,依还活着。”仿佛当年乌镇路桥堍河埠头石合上的一幕,又到了眼门前。当时宁香缩在船舱里,听见岸上一声枪响,又听到船客叫打打人了,讲打死的就是刚刚那个小年轻。周天功从来是个不怕事的,此刻却回避开宁香的眼神,他挠挠脑袋,“依怎么还在上海?”

宁香看着周林生,幽幽地道:“不在上海,又去哪里呢?”

周天功喻声喻气地:“到外国去。”一语既出,立刻意识到失口,这直接就联想到了三年前四马路上惨烈的一幕,那两张去法国的船票。

不意宁香十分地淡然,一笑说:“我一个女人家,洋文一句都不懂,怎么去法国呢?”

然后,两人一时无话。宁香从提包里取出一个布包,仔细打开,骇然一张字迹蹩脚却带有一缕已成黑色血迹的字纸:“要命不要钱,要钱不要命,就等明朝天明。”周天功看着它,张口结舌。宁香盯着他,问:“这是依的伙?”

周天功局促不安,不知如何应对。两边静默,宁香又问:“那个夜里,柳塘的河码头,有人开了一枪,也是依伙?”

周天功缓过劲来:“老早的事情就不讲了吧。”

宁香沉吟片刻,说:“我今天寻着依,就是想问一桩事情,这是为了啥?”

周天功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讲不清楚,勿去讲它了吧。”然而他忽然就有点恍惚起来,当年他和一个小姑娘坐在一条船上,船行了一阵,一个男人摸出一块冷山芋,宁香接过去啃起来。也许是他饥饿的眼睛太直露了,小姑娘看了他一眼,又咬了一小口,再看他一眼,终于掰下一块山芋。

可是此刻,宁香晶莹的眼神盯住周天功不放。

几天之后的大清早,叶毓川还没有出门,周天功已经上门了。拜年的时候还没有到,再讲也不作兴这样老清早就上门的,他一定是有事情。

叶毓川连忙将周天功拉进书房,只见他眼睛又直又亮,面孔都有些红涨起来。叶毓川心村一定有什么大事情,就催促着天功快讲。可是等到周天功讲出来的时候,叶毓川还是大吃一惊,周天功要买劳格的织布厂。

前几天松风阁的包间里,宁香一时泪眼晶莹,儿时逃难去上海她是记得的,可是

船上的那幕,那块山芋的事情,她是完全不记得了。世事沧桑,人生波折,她却至今孤身一人,形影相吊,没有依傍。

然后宁香说起有一个德国人要卖掉一家织布厂,“有一个姓叶的叶先生,是不是依的老东家?”

第二部
(十)

热气撩人的十六铺,许西亭穿白衬衫吊裤带,戴一顶白色的铜盆帽,随人流从船舷踏上栈桥。神情里的沧桑,眼神里的坚忍,与他的年龄显得不太相符。两边咄咄逼人、察言观色的审视目光扫过他脸际,许西亭不遑他顾、不动声色,慢慢走过栈桥,稳稳笃笃踏上码头。和熊成基的时候一样,十六铺布满了密探军警,严密监视着这条从日本到上海的船路。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属于朝廷绿营,现在则属于北洋政府。许西亭他们事先都算计过,密探军警手里只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这些人的照片,哪里认得他许西亭呢!虽然心里砰砰跳,可一定要沉住气,不慌不忙,装作日本人卖相,这些密探军警就不敢贸然生事。

一阵热风兜头扑来,到处热烘烘的。大船小轮船满岸,汽笛“呜呜呜呜”地此起彼伏。码头上的苦力,尽数赤膊,挥汗如雨,扛着大包大件,往来于船舱和岸边。一年辰光,稍稍出于许西亭意外的是,十六铺非但没有一点萧条,反而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叫卖吆喝,更加闹猛了。

黄包车直接走大东门,斜穿过老城厢,出老北门,就可以到法租界了。离别上海一年,街衢店铺、路人气息,仍旧十分地熟悉,可是离别一年,却没有一个熟人朋友相迎。在寂寞郁积的日本,在大海波涛的船上,他想到过周天功、曹可宜,当然还有叶毓川。可是,他们都一一背叛了自己。生活欺骗了他,只有革命是实实在在的。可是此番回来,他不晓得结果会怎样,只晓得等待他的,必定又是一番腥风血雨。不过,他绝不想再步范鸿仙的后尘。

今年2月,范鸿仙奉孙中山命令,潜回上海策动武装起义,起义机关部设在法租界嵩山路。他的目标是先行摧毁设在制造局内的镇守使办公署,趁势杀掉郑汝成。为此范鸿仙已经在制造局内联络争取到了百多名士兵作为内应。当时一些同志,不敢联络家人,没有固定住所,身边又没有钱,“白天则蒙首盖面,绕行僻巷,夜间则冒充日人,偷坐黄浦公园至深夜,再投宿三洋桥小客栈。” (未完待续)